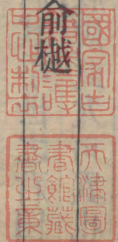




茶香室經說卷十五

德清俞樾



左傳下

先吳壽夢之鼎

襄十九年傳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注曰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惠氏棟補注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先吳猶言先秦先漢愚按杜注固非而如惠說則先吳可通先吳壽夢不可通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至此纔七年耳何得有先吳壽夢之稱且古之鑄鼎者其

說十五

一

銘必有子孫永保用之文壽夢鑄此鼎相距未久壽夢雖死其子邊相繼爲君何以不能保守其父之鼎而爲魯國所得乎魯卽得之而吳本蠻夷之國壽夢爲物故之君不唾爲不祥之物斯已矣何足爲重而以賄大國之卿乎竊謂古人質樸多有襲先代之名以爲名者如湯居亳人人知之而史記秦本紀有亳王湯甫謚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然則西夷亦有亳王湯矣昭元年傳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是夏商之唐其季世之君曰唐叔虞而周之唐其初封之君曰唐叔虞此尤可異也以

此推之則禹之前有禹見遁甲開山圖羿之前有羿見說文解字皆不足爲異矣此傳云先吳壽夢者疑夏商時吳國之君有名壽夢者春秋時吳子乘號壽夢卽襲其名此鼎乃先吳壽夢之遺器流傳已久故以爲寶非同時之吳壽夢也稱曰先正以別於同時之吳壽夢惠氏以先吳爲先秦先漢之比正得其解但未見及此耳余從前作羣經平議亦未見及此疑先字乃无字之誤亦非也

持帶

襄二十三年傳鞅請驂乘持帶杜注曰驂乘必持帶備隋隊愚按杜意驂乘持帶皆范鞅所請此誤也鞅但請驂乘耳持帶連下遂超乘讀乃左氏紀事之文言范鞅持魏獻子之衣帶遂跳上獻子車也下云右撫劔左援帶杜注曰劫之此得其解蓋此時情狀與荆軻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相似矣

側莊公

襄二十五年傳崔氏側莊公于北郭杜注曰側葬埋之按下云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則此未及葬也且側亦無葬埋之義側當作聖側從則聲聖從卽聲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作則則與卽通故側與聖通檀

弓篇夏后氏製用君文作卽云本又作聖然則古本左
傳或是卽字未可知也聖莊公于北郭乃用夏后氏聖
周之法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蓋
殷以前有棺無槨有虞氏瓦棺而已夏后氏則以輒圍
繞於棺之外鄭注曰火熟曰聖燒土治以周於棺也釋
文引何云治土爲輒四周於棺檀弓又曰周人以殷人
之棺槨葬長殤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崔氏不以
禮葬莊公遷其棺於北郭用聖周之法以輒周棺遂往
葬於士孫之里故云聖莊公于北郭聖字段側爲之因
失其義矣

說十五

三

趙孟爲客

襄二十七年傳趙孟爲客杜注曰客一坐所尊正義引
服虔去楚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
也楚先歆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李貽德賈服注輯述
云楚君疑是燕君之誤引燕禮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
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聘禮記云燕則上介爲賓今
宋公以楚先歆尊爲盟主故不以子木爲賓而以趙孟
爲賓猶燕禮以大夫爲賓聘禮有燕以上介爲賓示比
楚稍降也按服杜注意不同杜以宋尊晉故以趙孟爲
客服以宋尊楚故以趙孟爲客服義根據儀禮又得李

氏證明之似長於杜注矣乃昭元年傳夏四月蒞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爲客以彼傳證此傳則服說亦未塙豈鄭卑晉而尊魯叔孫及曹大夫哉疑當時所行之禮未必盡與儀禮合杜注自可通宋不以子木爲客而以趙孟爲客者蓋趙孟年長或用同爵尙齒之義未可知也

韶箭

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箭者正義曰杜不解箭義箭卽箭也尙書曰簫韶九成此言韶箭卽彼簫韶蓋韶樂兼簫爲名簫字或上或下耳按上文見舞象箭南箭者杜

說十五

四

注曰象箭舞者所執正義曰詩述碩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籥是舞者所執則箭亦舞者所執釋文於上文出象箭字云徐音朔此文出韶箭字云音簫竊謂同此一字同在一簡而異音異義殊有未安杜旣無注則韶箭之箭與象箭之箭杜意不分兩義皆以爲舞者所執已見於前故此不注也說文音部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許君所見壁中古文與今本同竝不作箭竹部箭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箭韶此乃用左傳家之說然以傳文論象箭韶箭兩文一律不當有異義似從杜義爲長廣韻三簫蘇彫切有箭字云舞箭說文

云以竿擊人也四覺所角切亦有箭字云說文曰以竿擊人也又舞者所執兩處皆引說文而無舜樂之說或說文竹部之文爲後人所沾益乎

又按釋文象箭徐音朔然則徐之外並不音朔矣今按音朔則與稍同音廣韻朔稍箭竝音所角切是也宜正義以象箭爲武舞若然則不可通於韶箭矣愚謂箭者稍之段字漢書禮樂志飾玉稍以舞歌師古曰稍竿也舞者所持玉稍以玉飾之也稍音所交反象箭韶箭皆當從此音此義

令尹似君矣

說十五

五

襄三十一年傳令尹似君矣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阮氏校勘記曰此條孔本作似君而正義詳引服注明當作以君極爲明晰愚按阮文達於此條殊未明了孔本蓋作已君矣故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已是國君之容矣七字釋已君矣三字也服本亦作已君矣其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已君矣以君儀之以字止作用字解故孔氏以用君儀申說之故云已君

矣卽傳文也今作故云以君矣此以字誤若作以君則與所謂已是國君之容者不合孔氏不當引之以自歧其說也又云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後人讀此疏文不重讀矣字但以爲孔氏自用助語爾不知此矣字乃傳文矣字也孔氏之意以爲若作似君則傳但云令尹似君將有他志其文已足不必加矣字惟其作已君則令尹已君語意未足故必須加矣字也細讀疏文其意自見然則服本及孔氏所據之杜本均作已君唐時定本及俗本均作似君而石經本以下皆從之至作以君者實無此本但以疏中已君矣誤作以君矣阮氏遂謂當作以君此一虛字考之不易如此甚矣說經之難也

豐氏之祧

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杜注曰祧遠祖廟正義曰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君若特賜或得立穆公之廟耳其家無遠祖廟也杜順傳文且據正法言之馬氏宗漣補注曰管子山至篇曰大夫三世不得有廟與諸侯同祀所出之廟豐氏僅三世不得有廟與鄭伯同祀所出之祖耳是豐氏之祧爲穆公愚按大夫不敢祖諸侯管子之書恐未足據果是穆

公之廟萬不得云豐氏之祧也今按周禮守祧疏云諸侯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其遷祖總藏於太祖廟則謂太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也然則祧固遠廟之名而祧主藏於太祖廟別無所謂遠廟故相承卽謂太祖之廟爲祧猶周之祧主藏於文武不祧之廟卽謂文武之廟爲二祧也故太祖之廟既定則祧之名亦定不必有祧主遷入而後有祧之名也公孫段爲子豐之子子豐爲穆公之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子豐乃別子爲祖者也子豐死而立廟是豐氏之太祖廟則卽豐氏之祧矣杜注固未分明正義所云亦未達古人之

語也

說十五

七

崇卒

昭元年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杜注曰崇聚也按聚卒無義漢書貢禹傳集注崇尚也崇卒猶言尙卒此戰去車而用步卒是爲尙卒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他字文八年傳珍之也杜注曰珍貴也彼不曰貴之而曰珍之此不曰尙卒而曰崇卒亦見古人修辭之法

以什共車

昭元年傳以什共車必克杜注曰更增十人以當一車

之用正義曰以一什之人共一車之地愚按疏與注異義注言當一車之用則其爲供給之義故釋文曰共音恭疏言共一車之地則其爲公共之義當讀如字矣且戰地有寬窄陣法有離合豈能計一車之地容人幾何哉義當從注然杜注更增二字亦未合蓋魏舒之意但謂以十人當一車之用耳有徒卒千人即可當兵車百乘故曰以什共車下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曰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今以十人當一車則兩五百人伍一千二百人專八百一十人參二百九十八人偏二百五十人計五陳共用三千五十人也

鮮不五稔

昭元年傳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杜注曰鮮少也少尙當歷五年多則不啻按少尙當歷五年而云鮮不五稔義不可通此不字疑亦字之誤鮮亦五稔謂至少亦可及五稔也故杜注云少尙當歷五年疑征南所見本正作鮮亦五稔也桓二年傳王亦能軍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當作王不能軍彼不字誤爲亦此亦字誤爲不正可互證然改王亦能軍爲王不能軍

與杜注不合改鮮不五稔爲鮮亦五稔則與杜注適合
風落山謂之蠱

昭元年傳風落山謂之蠱杜注曰山木得風而落按此
解增出木字非是艮爲山不爲木木仍異象也以異風
落巽木巽自爲落無與於艮不合蠱卦巽下艮上之象
且風之落木於時爲秋秋氣至清何蠱之有亦不合內
熱惑蠱之義今按落猶降也爾雅釋詁降落也是降落
義同風落山謂風自山降也風降自山而成蠱卽今所
謂瘴氣宋陸游避暑漫鈔云嶺南或見異物從空墜始
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毋此卽

說十五

九

風落山謂之蠱也

其相胡公大姬

昭三年傳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
矣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虔云相隨也蓋相訓爲助不訓
隨也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愚
按相字訓隨訓助皆於文義未安其相二字當爲衍文
蓋卽箕伯二字之誤箕通作其如易明夷箕子之明夷
釋文云箕本作其是也伯通作柏尙書伯與昭二十八
年傳伯封古今人表伯竝作柏是也疑古本箕伯有作
其柏者學者誤以爲二人因於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

人之下補其柏二字傳寫者又誤柏爲相耳

讒鼎

昭三年傳讒鼎之銘曰正義引服虔云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云讒鼎二者並無案據故杜直云鼎名而已愚謂服說誠望文生義惟言卽崇鼎此必有所本今按廣韻一東有饒字注云饒饒貪食也竊疑此鼎本名饒鼎亦名饒鼎蓋著貪食之戒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饒饒之鼎與饗饗同義下云昧旦不顯後世猶怠蓋卽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之意與疾讒之意無當也

說十五

十

韓子祀夏郊

昭七年傳云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杜注云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正義曰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鯀配郊鯀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并亦見祀愚按此說可疑殷周自以祖配天不以鯀配不知祀鯀於何所僖三十一年傳云相之不享於此久矣杞鄫何事以相例鯀則禮得祭鯀者惟陳耳此外諸國非有鯀廟何從祀鯀杜謂通在羣神之數不

知古無此羣神也周官司服有羣小祀鄭注謂林澤墳
衍四方百物之屬賈疏曰此據地之小祀若天之小祀
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則羣小祀中鯀不得與也自
周之衰而人鬼雜揉祭祀無制如秦所祀九臣十四臣
諸布諸嚴諸述之屬皆莫知所自始杜氏習於後世之
事妄疑三代亦然故謂通在羣神祀之失之誣矣至禮
記王制篇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
注卽以此事說之則尤不然鯀封於崇崇非晉地不得
謂晉之因國一也果祭因國則下文當云韓子祀崇伯
鯀何以謂之祀夏郊二也且因國本諸侯所當祭不必

說十五

七

盟主也子產何必以盟主爲言三也然則祀鯀於何所
曰仍於郊祀之也古者郊社並重王者立亡國之社亦
當立亡國之郊特以亡國之社卽在王宮之左出入所
經耳目所及故因以爲戒而有戒社之名經傳屢見亡
國之郊則在城外非所常見故亦不以爲戒經傳無文
獨晉祀夏郊一事見於內外傳國語晉語載此事曰實
爲夏郊三代舉之韋注曰舉謂不廢其禮此亡國之郊
不廢之明證下文曰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則晉
之祀夏郊雖未知其禮如何然在當日則自有故事也
晉爲諸侯不得郊祭以爲盟主故得祀之晉語曰天子

祀上帝公侯祀百辟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
舉夏郊邪舉夏郊如此之重其非祭羣神及祭因國可
知矣曲禮篇正義引異義云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
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曰舜入唐郊以丹朱爲
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
之說然則晉祀夏郊先儒舊說皆爲祭天而杜於韓子
祀夏郊注曰祀繇正義復申其說曰言祀夏家所郊者
自此古制湮而古義晦矣

旣又請私

昭八年傳旣又請私於幄加經於頽而逃杜解私字

說十五

十五

曰私盡君臣恩此解非是袁克欲殺馬毀玉以葬陳侯
卽是欲私盡君臣之恩楚旣不許而又請私何爲下文
曰私於幄袁克於幄中遂可私盡君臣之恩乎愚謂此
私字卽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之私彼注云私
小便此亦當然蓋楚人必有監守之者袁克僞若欲小
便而請於守者不知其僞而縱之遂僞若私於幄
中者從此而逃耳

外嬖嬖叔

昭九年傳又飲外嬖嬖叔杜注曰外都大夫之嬖者正
義引獻公時外嬖梁五爲證其說外嬖是矣惟嬖叔不

知何解以文而言當是其人之字然因爲外嬖而遂卽以嬖爲字無此理也嬖非美名何取而以爲字乎愚謂此當作外嬖女叔因涉上嬖字而誤加辟於女上耳昭五年傳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殆卽其人也上文酌以飲工謂師曠此飲外嬖女叔謂女叔齊二人在當時亦頗著賢名故師曠論衛人出君女叔齊論魯侯焉知禮左氏皆有取其言載之於傳非碌碌者故屠蒯責之檀弓載其事則作李調李氏晉固有之春秋釋例云羊舌氏晉之公族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則李調或亦晉之公族乎竊謂李也女叔也皆其氏也

說十五

五

齊與調則一名一字齊同也調和也和與同義正相應因女叔誤作嬖叔遂不知爲何人矣

用幣必百兩

昭十年傳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杜注曰載幣用車百乘正義曰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孔安國曰兵車稱兩愚按載幣之車用至百乘未免太多正義又以戎車說之更非司馬法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與下文百兩必千人數亦不合也百兩當以幣言周官媒氏職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五兩十端也下云百兩必千人千

人乃千純之誤純亦以幣言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集
解云純匹端名是一端爲一純史記張儀傳文繡千純
索隱云凡絲緜布帛等一段爲一純一段卽一端也十
端爲五兩則兩端爲一兩百兩是二百端卽爲二百純
乃云百兩必千純者蓋用幣非止一處儀禮聘禮宰書
幣疏云謂享君及夫人問卿之等幣蓋享君有幣享夫
人有幣問卿又有幣而晉之卿又非止一人姑以三卿
爲率并君與夫人則五處矣一處百兩五處五百兩則
千純矣故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純純誤爲人遂并
百兩之義而失之耳

說十五

不可沒振

昭十一年傳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杜注曰不可沒振猶
沒不可復振愚按傳文是不可沒振非沒不可振杜說
非也小爾雅廣言曰沒終也不可沒振猶云不可終振
易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物不可以
終盡物不可以終過物不可以終動物不可以終止句
法與此一律使云不可終振文義便明了變其文曰沒
遂失其解矣

供養三德爲善

昭十一年傳供養三德爲善杜注曰三德爲正直剛克

柔克愚按上文云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下文云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然則此文所謂三德卽指此三者而言不必引洪範爲說

祭公祈招

昭十二年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注曰祈父周司馬招其名按周穆王時司馬名招不見他書杜氏臆說不足據也正義引賈逵云祈求也招明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賈說甚淺馬說又太迂曲疑皆非是然以此觀之知此二字初無一定上字或作圻或作祈下字或作招

說十五

五

或作昭旣無定文必是假字愚意當作旂旐其詩云旂旐之悄悄猶詩采芑篇所云旂旐央央也悄悄與央央一聲之轉耳旂祈竝從斤聲例得通假旐旐聲招召聲兩聲亦相近如鞞從召聲籥文作磬亦從召聲而或體作鞞作鞞均從兆聲此卽召聲兆聲相通之明證也穆王盤游無度人之望見其羽毛者嘗無不疾首感頌故祭公卽託旂旐言之耳

九丘

昭十二年傳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注但曰皆古書名愚按正義所引諸家舊說三墳五典爲三皇五

帝之書八索爲八卦皆已得之矣惟說九丘者孔安國尚書序云九州之志馬融以爲九州之數賈逵則云九州亡國之戒愚皆以爲非是八索既是八卦則九丘當是九疇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虛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曰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倚相能通八卦必能通九疇三墳五典爲三皇五帝八索九丘爲八卦九疇正是一律

受賑歸賑

昭十六年傳受賑歸賑杜注曰受賑爲君祭以肉賜大

說十五

夫

夫歸賑爲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正義曰前代諸儒皆以賑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劉炫故違傳證以爲賑亦祭廟之內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賑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愚按奉君命攝祭仍是君祭而非已之私祭何得歸賑於公疏義殊不可通然劉光伯說亦不可用考賑燔之說三傳不同而成十三年傳成子受賑於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社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賑是左氏說以宗廟之內曰燔社稷之內曰賑今以左氏說左氏則當從杜而不從劉

惟社必以爲社之戎祭泥矣按禮記祭法篇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然則諸侯有諸侯之社大夫有大夫之社諸侯祭社以祭肉賜大夫大夫祭社亦歸肉於公是謂受脰歸脰何必戎事乎脰燔之說別詳周禮

司事者也

昭十七年傳鶡鳩氏司事者也杜注曰鶡鳩鶡鷓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正義曰春來冬去舊有此說國家營事繕治器物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以此鳥名司事之官按杜注但言司事正義以繕治器物說之非也繕治

說十五

七

器物乃百工之事下文別有五雉爲五工正非五鳩所當司也此司事謂農事農事春作秋成至冬而無事矣此鳥春來冬去故以司農事耳司事之官卽後世所謂大司農者秦官有治粟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卽此職矣

辭于東門

昭十八年傳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正義曰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蓋從東門入爲便故辭于東門愚按此說非也昭十九年傳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注曰時門鄭城

門也洧水出熒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然則時門正臨洧水之上疑卽鄭之西門安得謂西無門乎今按鄭風云東門之墀東門之栗又云出自東門有女如雲屢言東門不及餘三門疑鄭之東門道路平易人物繁庶異於南西北三門故賓客往來皆由此門也子產居東里當亦在東門據列子書鄧析亦居東里則當時士大夫皆聚居於東門可知矣

一氣二體三類四物

昭二十年傳晏子論樂有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之說五聲以下人所習知一氣至四

說十五

文

物經傳罕見杜解一氣但言須氣以動服虔則言歌氣二體杜以舞有文武釋之其時尚未有五聲六律先言歌舞殊失其序三類杜以爲風雅頌義亦未安其釋四物爲四方之物義更淺矣愚以樂記釋之記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愚謂情動於中卽一氣也蓋志壹則動氣故音由心生以氣爲驗此所以第一屬氣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也音也卽二體也鄭注謂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有聲有音然後有樂故以此爲樂之體此一氣二體之說也記又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

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愚謂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此三者卽三類也然後樂器從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金石絲竹卽四物也蓋有一氣然後有聲音之二體有二體然後有詩歌舞之三類有三類然後可用金石絲竹之四物一二三四其義相因其序亦不紊矣至樂有八音而獨以金石絲竹爲四物愚別有說詳樂記

省風以作樂

昭二十一年傳天子省風以作樂杜注曰省風俗作樂以移之按本傳止言聲音之道不言風俗且樂所以移

說十五

九

風俗也未聞先省風俗而後作樂也杜注非是風謂八風也禮記樂記曰八風從律而不姦蓋古之爲樂必先審之以八風二十年傳正義引賈逵云兌爲金爲閭闔風乾爲石爲不周風坎爲革爲廣莫風艮爲匏爲融風震爲竹爲明庶風巽爲木爲清明風離爲絲爲景風坤爲土爲涼風省風作樂當卽謂此

立于乾祭

昭二十四年傳土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杜注但云乾祭王城北門愚謂土伯果登城而問之則傳云土伯登乾祭而問於介衆足矣何當記其坐與立于竊謂土

伯蓋用小司寇詢立君之禮此立字當讀爲位周官小宗伯注云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今春秋經卽位之位無作立者皆後人所改此傳立字則以不識其義而幸存耳按小司寇職掌外朝之法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士景伯蓋用此禮其時王城之內爲子朝所據士伯乃於北門之外虛設王位致萬民而詢焉故傳曰位于乾祭而問於介衆其位當卽用茅莚之法說文艸部朝會束茅表位曰莚國語晉語置茅莚表坐漢書叔孫通傳爲繇蕞野外竝古之遺法也

說十五

千

六畜五牲三犧

昭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杜解六畜爲馬牛羊雞犬豕本之爾雅無可易矣以五牲爲麋鹿麇狼兔則用鄭康成庖人六獸注而去其野豕殊爲無義解三犧則爲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犧亦爲臆說愚謂六畜旣得其物則就六畜中去其馬之一畜卽爲五牲就五牲中去其鷄犬之二牲卽爲三犧五牲者牛羊鷄犬豕也三犧者牛羊豕也

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使昭子右坐杜注云坐宋公右以相近正義曰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宋公使昭子右坐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愚按屈賓之尊使與已竝坐阼階之上非尊客之禮此說非也今按儀禮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萑席尋鄭注曰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然則賓席甚長宋公蓋使昭子移坐於席之東頭則公席在阼階上與之較近耳然移坐東頭宜謂之左坐乃云右坐者左右無一定以人而名之儀禮士冠禮注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然則公自阼階上望戶牖之間鄉內而非鄉外故以東爲右也其得使昭子移坐東頭者據公食大夫禮公設醬當席中而賓東遷之疑賓坐本稍偏於東故宋公竟使移坐東頭以便相語也

令尹炮之

昭二十七年傳國人投之遂弗熱也令尹炮之杜注但云燒燔卻宛不釋令尹二字正義曰令尹炮之一句是鄆將師令衆之辭按上文國人旣弗熱矣此所令者何

衆乎尹字亦不訓衆此說非也又引服虔云鄆將師稱
令尹使汝燔炮之增益其文疑亦非傳意顧亭林杜解
補正引邵氏云國人取菅杆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
火然之然則此令尹卽謂令尹子常矣據下傳云鄆將
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正義曰令尹召鄆將師告之以
卻宛門有甲耳不令攻卻宛也鄆將師退而令衆攻之
是矯令尹命也按所云令尹不令攻卻宛雖未必然而
沈尹戌告令尹明言鄆將師矯命則當炮卻氏時令尹
必不躬與其事若令尹自炮之豈得歸罪於鄆將師而
殺之乎今按禮記雜記篇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
家無有則里尹主之鄭注曰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
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竊謂令尹
炮之卽此尹也國人旣不肯熱鄆將師乃令閭胥里宰
之屬舉火然之蓋國人數多而勢散不可得而令里尹
則在官之人故鄆將師矯子常之命以令之自無敢不
炮者矣服杜以來並未得其義

季芊

定四年傳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正義引服虔曰
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弟也禮婦人許嫁笄而櫛字
季芊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按儀

禮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故禮記曲禮篇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僖九年伯姬卒公穀竝云許嫁笄而字之是固禮之定例矣然禮記雜記篇又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則古人固有未許嫁而笄之例至內則篇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則并不論許嫁與否直以十有五年爲女子笄年矣是女子之笄本有二說笄則固當有字矣季芊之許嫁與否千載之下何能臆決觀其因鍾建一負誓不他適自是貞女何必被以夫死改適之名乎

小大何知

說十五

五

定五年傳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杜雖無注蓋與張同愚謂古人引經以意增損不甚足據上文云子西問高厚焉正義曰本或有小大者涉下文而誤耳夫下有則上亦應有孔疏於上文不從或本而於此文乃從張讀何也今按小大與高厚本不一例旣云小大當云高卑厚薄但云高厚則小大字不應上屬自宜從王肅讀爲是所以致疑者由傳文本有不備耳蓋由于城廩復命則城之大小固當具言之而子西又從而問其高幾何

厚幾何由于遂不能對子西謂不知高厚則所謂小大者亦不足憑矣小大何知句乃是倒句猶云城不知高厚何知小大乎古史記事有闕略其文而使人自得之者此類是也

直蓋

定九年傳與之犀軒與直蓋杜注曰直蓋高蓋正義曰考王記車人爲蓋不言有曲此云直蓋或當時有曲直故云直蓋高蓋亦謂車蓋也愚按直無高義杜注殊未明了如正義說或當時有曲直故云直蓋然直者其常曲者其偶齊侯若與之曲者則當別而言之今與之直

說十五

五

者不必別而言之也按周官巾車職云及葬執蓋從車持旌注云王平生時車建旌兩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然則柩車本無蓋使人執之從車而行此直字疑當讀爲職爾雅釋詁職主也漢書季布傳注職主掌其事也齊侯旣與之犀軒又使人主掌其蓋隨車而行謂之職蓋亦猶周官職幣職金之比疑當時有此名目犀軒職蓋文不一律故傳文加一與字若如杜注犀軒卿車直蓋高蓋則不必加與字矣職從戠聲與直聲相近宣十五年傳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以直爲職猶以殖爲職也宣二年傳華元爲植杜

注曰植將主也植亦當讀職說詳羣經平議

入及公側

定十二年傳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按公在臺上費人既攻之弗克何能入及公側杜氏知不可通故注云至臺下然則何不竟言臺下而必切言公側乎疑此入字乃矢字之誤言費人自臺下仰攻故矢及公側也矢與入形似又涉上文入于季氏之宮句而誤襄二十三年傳矢及君屋可以爲例

周人

說十五

五

哀三年傳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杜注曰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愚按以其司周書而卽名其官曰周人義不可通周當讀爲疇史記律書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疇人家世相傳典籍是其所守故以命之周與疇聲近例得通用如禱之爲禱疇之爲禱皆其例也詩小雅舟人之子愚亦讀爲疇人之子說詳曲園雜

纂

用田賦

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杜注曰田賦之法因其田

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
故爲田賦按杜說與范甯注穀梁同然如其說則舊制
田財不別新制田有田賦家有賦不得僅謂之田賦
也何休注公羊謂田是一井之田若今斂錢以田爲率
徐彥疏引國語家語爲證疑爲得之然左傳載孔子之
言曰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以丘田相提並論一井之田與四
邑爲丘相去懸絕公羊家說不可施於左氏也正義引
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閒出一丘之賦而駁之曰如此
則多於常十六倍賦稅太多非民所能給然則田賦之

說十五

吳

法如何愚謂此田爲一邑也司馬法方里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
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季孫之意欲以邑爲丘
使一邑出馬一匹牛三頭則一丘便有革車一乘矣其
云田賦不云邑賦者田與邑古得通稱桓元年公羊傳
云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是田邑可通稱也如
此則一甸可得革車四乘多於舊制者三倍雖厲民之
政尙不至如賈說之過多而於所載孔子之言亦無不
合矣

又按季孫欲以田賦蓋卽成元年作丘甲之舊法杜彼

注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夫使丘出甸所賦則必使邑出丘所賦矣丘出甸所賦謂之丘甲邑出丘所賦謂之田賦田與邑通稱也杜彼注得之此注不照耳成元年旣作丘甲而此年季孫復欲用田賦者按成元年正義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成元年作丘甲不爲常例故至此而季孫又欲用之也

說十五

毛

乃先晉人

哀十三年傳乃先晉人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歆晉侯亞之與此異又引傳元云國語非邱明所作國語虛而左傳實愚按左傳原文實是乃先吳人與國語說無異蓋此傳之文與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相準彼傳云晉楚爭先晉人曰吾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此傳

云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盱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例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吳人二傳之交兩兩相準彼傳先述晉楚爭先之言乃載叔向趙孟兩人之語其意在務德無爭先故繼之曰乃先楚人此傳先述吳晉爭先之言又載趙鞅司馬寅兩人之語其意在請少待之杜注曰少待無與爭故繼之曰乃先吳人若作乃先晉人則上文吳晉爭先吳固未肯讓晉晉人又不欲與爭

說十五

天

此乃先晉人之句不與上文相背乎乃者承上之詞此乃字於上文何所承也爲左氏之學者以彼傳有書先晉晉有信也句而此無之故改傳文以合於先晉後吳之經文不知彼經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故有書先晉之文此經云公會晉侯及吳子及者殊會之詞公羊所謂兩伯也初不能定其孰先孰後故傳亦無先晉之文何得臆改傳文而轉使左氏之傳文義不貫乎

上帝先王

哀十四年傳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按明堂位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然則魯有事於上帝止有先

公無先王也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阮校勘記以此疑先王當作先公楷石經殘缺無以證之今按桓五年始殺而嘗正義引此傳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然則孔氏所據本正作先公可以訂正

是食言多矣

哀二十五年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杜注曰以激三桓之數食言按上文並無責三桓食言之意杜注非是此食言與尙書朕不食言文同義異食言謂食人之言非自食其言也上云惡言多矣君請盡之食言多之即惡言多之多蓋三桓所有惡言郭重皆受之故曰是食言多矣

說十五

五

茶香室經說卷十六

論語

德清俞樾

專不習乎

論語學而篇傳不習乎釋文曰鄭注云魯讀傳爲專愚按魯讀亦有理專者一人獨爲之事非他人共爲之者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莊十九年公羊傳云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人之行事固有不能委之於人分之於朋友者是不可不習乎故於爲人謀與朋友交之後又省及之此居三省之末於己尤切也

說十六

貧而樂

學而篇末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集解引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是鄭所據本與今本同止作貧而樂也下又引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是孔所據本作貧而樂道今邢疏本無道字皇疏本有道字阮校勘記以有道字爲是愚謂皆非也古本當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禮記坊記云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以孔子之言證孔子之言知論語亦必作貧而好樂也此樂字非喜怒哀樂之樂乃詩書禮樂之樂好樂好禮相對成文大樂

與天地同和故貧者宜好之大禮與天地同節故富者宜好之樂至則無怨是以能安貧也禮至則不爭是以能守富也陳氏禮記集說引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此由誤讀樂字爲哀樂之樂耳漢世如張禹輩恐亦不達此義故於論語改作貧而樂孔又妄增道字孔注本僞不足據也當據坊記訂正顏子鼓琴足以自娛曾子歌商頌聲滿天地其皆所謂貧而好樂者與

我對曰無違

爲政篇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注曰恐孟孫不

說十六

二

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正義曰不卽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爲從父之令是無違故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愚按此非聖人之意夫聖人教人自宜詳盡豈有故示簡略使人尋繹其言外之旨如晉人之清談者乎孟孫不能復問於夫子安能更問於樊遲夫子不能直達於孟孫樊遲安能轉達於孟孫聖人行事何迂曲如是也以愚言之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正是教懿子以從親之令蓋懿子是僖子之子孟僖子是魯賢大夫懿子嗣立必有不能謹守僖子之教者故夫子以無違告

之果使懿子終身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是亦可爲
保家之主矣然此爲懿子一人言也聖賢垂訓必爲天
下萬世計天下之爲人子者豈能皆有賢父乎若概以
從父爲孝而聖人此言轉有流弊矣故語樊遲而發生
事死祭葬之論使知無違者謂不違禮也此爲天下萬
世言也然聖人之言理本一貫其父果賢所爲必無不
合禮則不違父亦仍是不違禮初非兩概也

孝乎惟孝

爲政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包曰孝乎惟孝
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

說十六

三

與爲政同愚按包解孝乎惟孝得之矣說下二句未瞭
蓋下二句並承孝字而言惟孝於父母故能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三句皆贊美大孝之辭也僞古文襲其語
入君陳篇云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
弟克施有政枚傳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
是解說令德孝恭四字又曰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
能施有政令是枚氏讀惟孝二字絕句固知下二句皆
承孝字言也包氏此注不及枚傳明曰邢疏云行於此
二者卽有爲政之道是以施於有政句並承孝友言失
贊美大孝之義矣皇疏云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則孝

于惟孝是善於父母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兄弟亦宜云
友于惟友所以互見之竟以上二句爲對文非也近讀
作惟孝友于兄弟則并句讀而失之矣至邢皇二本有
孝乎孝于之不同于乎古通此不足辨

曰使民戰栗

八佾篇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注曰凡建邦立社各以
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
云使民戰栗按此章之義頗有可疑果如舊說則宰我
失言也夫子聞之何妨明斥其非如云求無乃爾是過

說十六

四

與小人哉樊須也野哉由也皆明斥其非使知其過獨
於宰我此言不明斥之而迂緩其辭曰成事不說遂事
不諫旣往不咎此何爲者也今按先儒舊說本不以使
民戰栗爲宰我語皇侃論語疏云依注意卽不得如先
儒言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然則先儒固以使民戰
栗是哀公之言此說未知出於何人實勝今注所傳孔
安國之說蓋孔注真僞難明未可據也此章文法與哀
公問有若章相似彼云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
也下曰字是哀公語而不再出哀公字與此一律足徹

舊說之可從蓋哀公問周人以粟之言便臆決之曰使民戰栗嘗論哀公之爲君當魯國積弱政在三家之日而頗有意振興欲張公室故屢問於孔子其問何爲則民服以民皆服於三家也意必以昭公舊事爲恥慨然有大有爲之志故一聞周人以粟之言卽作使民戰栗之解然魯以相忍爲國由來久矣昭公時晉霸未衰尙不能借其力以去季氏況哀公之時乎其後欲以越伐魯而卒不克終以客死效可觀矣宰予旣不能辨正孔子亦遂不復明言但云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見得祿去公室政逮大夫非一世矣未可憤憤於一朝之閒而反以速禍也此章先儒舊說不傳遂使孔子之意亦晦舊說之可貴如是夫

與之庾

雍也篇請益曰與之庾包曰十六斗曰庾愚按包氏以此庾卽聘禮記之簋邢疏具矣然實當以皇疏爲是皇疏云苞注十六斗爲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旂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云庾實二穀則庾二斗四升矣今按庾二斗四升考工有明文包氏不用者以庾小於釜疑請益而反損耳不知夫子已與之六斗四升矣而冉

子又請益故又益以二斗四升蓋以三分之一益之此於情理正合未有所益之數反多於原與之數者是故庾之爲數當從周禮不當讀爲儀禮之數也

今女畫

雍也篇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曰畫止也愚按畫之訓止必非如近解畫地自限之說邢皇二疏皆無說穀梁桓二年傳其謂之實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是畫有簡略之意疑齊魯閒之方言

子之所慎

述而篇子之所慎齊戰疾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

說十六

六

夫子能慎之也愚按此章之旨自古至今無疑義矣然細按之齊之所以必慎者重祭也然則何不曰子之所慎祭戰疾不曰祭而曰齊豈齊當慎而祭不必慎乎今按禮記內則篇在父母舅姑之所進退周旋慎齊鄭注曰齊莊也釋文音側皆反是古有慎齊之語乃齊魯閒恆言此經疑當以子之所慎齊爲句下文戰一事疾一事皆子之所慎齊也慎齊亦或作敬齊祭義篇曰敬齊之色不絕於面

不圖爲樂

述而篇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王曰不圖作韶樂至於

此此齊愚按王注似於語氣未得梁書簡文帝紀曰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是六朝人有讀作喜樂之樂者甚合語氣釋文曰爲樂並如字無音洛之文是此解久佚矣

文王既沒

子罕篇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曰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愚按孔注淺陋殊爲無見竊謂孔子一文王也文王未有天下而一王制度已備是無王天下之名而有王天下之實孔子際蒼姬之末運建百王之大法作春秋一經借魯以立王者之制是文王爲有周一代

說十六

七

之文王孔子爲繼周萬世之文王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必孔門相傳之舊說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疏家不足知此制義家更不足言此矣

執圭

鄉黨篇執圭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邢疏曰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瑒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是也按疏家例不背注邢氏此疏已暗破包注矣皇疏曰圭瑞玉也周禮

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若自執朝王則各如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此則申包注者必有所本愚按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據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頰曰視鄭注賈疏以此二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疑瑑圭璋璧琮以類聘專以時聘殷頰言皆行於王朝者若諸侯遣臣聘於諸侯則如皇疏之說故包注云執持君之圭也賈疏於考工記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類聘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此說是矣又云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此則誤也又典瑞疏云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此未達古制公桓圭侯信圭之類言其制耳封爲公爵得執桓圭封爲侯爵得執信圭聽其自作之非天子錫以一圭一璧以爲世守之重器也後人意中皆有秦人傳國璽之俗說此等事難與議矣

說十六

八

典瑞職瑑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以類聘鄭注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言后又言夫人是謂諸侯自相聘亦然賈氏考工記疏之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本此

也但殷頰之名明見大宗伯職謂一服朝之歲諸侯使卿聘於天子若諸侯之國安得有一服朝之歲既以頰聘連文不兼諸侯明矣

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先進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子曰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愚謂門人既厚葬之豈其無椁卽云無椁何必請子之車下文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孔顏所不足者皆椁乎椁必以車爲之乎此義殊有可疑釋文於此章先出顏路二字又出之車二字又出無椁二字是釋文本無以爲之椁四

說十六

九

字不然則之車下當出之椁不當出無椁也蓋顏路請子之車以請車爲辭乃求賻也亦猶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必求車也夫子則舉伯魚往事以告之言鯉之死其貧至有棺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今顏子之喪萬不至於有棺無椁吾何必爲之徒行哉此章之義因沾以爲之椁四字故舊解均非是當據釋文正之

東里

憲問篇東里子產馬曰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愚按子產蓋卽以東里爲氏皇疏云居鄭之東里因爲氏姓是也廣韻東字下載複姓十三氏云曹瞞傳有南陽太守

東里昆此人當是子產之裔

上達下達

憲問篇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氏集解曰本爲上末爲下邢疏曰本爲上謂德義也末爲下謂財利也愚按何氏得之邢疏末是易繫辭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記樂記篇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塙話也

夫子何爲

說十六

十

憲問篇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邢疏曰夫子何所云爲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愚按邢說殊淺此章問答之旨自來無見及者魯衛兄弟之國孔子不得有爲於魯猶冀有爲於衛論語所記如必焉正名乎富之教之皆爲衛計也乃靈公不能用而孔子行矣於是因已之不得有爲而望衛之賢士大夫出而爲之如伯玉者固孔子所深望也然伯玉爲人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卷而懷之則不能有爲矣孔子望其有爲而又恐其不能有爲故一見使者卽有夫子何爲之問彼使者乃深知伯玉者也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明

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爲與伯玉之不能有爲皆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歎美之也不然問夫子何爲自宜以所爲者對何得但言寡過未能乎此余門下士蔡啟盛說

直哉史魚一章兩論衛大夫亦有微旨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則有道得行其志無道不得行其志矣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則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而已矣是二賢者皆非撥亂反正之才也此聖人言外之旨也

君子道者

說十六

憲問篇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邢疏曰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愚按如疏說當云君子之道三與禮記中庸篇君子之道四一律乃云君子道者文不成義矣此道字卽下文夫子自道之道道猶言也蓋謂君子之所稱道者有三而我皆無能也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謂非君子之所稱道實夫子所自道也

原壤

憲問篇原壤夷俟馬曰原壤魯人愚按孔子弟子有原憲鄭康成亦以爲魯人豈其族與乃陽貨篇鄉原章皇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按鄉原

之原在孟子自有塙詁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則原字自是侗而不愿之愿何六朝時乃有此說疑原壤非原氏鄉人以其德稱之原其德也壤其名也以名配德而爲稱古自有此例猶直人名弓謂之直弓狂者名接輿謂之狂接輿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

季氏篇齊景公有馬千駟至其斯之謂與三十七字疑當在衛靈公篇君子憂道不憂貧之下未敢遽信姑存此說

公山不擾佛肸兩章

說十六

陽貨篇公山不擾及佛肸兩章學者疑之但以事出聖人不敢議耳夫公山不擾與佛肸豈足與行道者哉愚謂此兩章係之武城章之後自有深意割雜之喻夫子之戲言也公山召佛肸召子皆欲往亦夫子之戲言也於武城示大道之不可以小用於公山佛肸示無地之不可以行道聖人與道大適異趣而同歸非子游子路諸賢所能喻矣然武城章中載子游之正論公山章後卽次以子張問仁一章佛肸章後卽次以六言六蔽一章則又記人之深意明欲爲東周必具恭寬信敏惠之德而不磷不淄在聖人則可在學者雖仁智猶防其蔽

未可輕試之於磨涅也

孟子

制梃

孟子梁惠王上篇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曰利兵矣
趙注曰制作也愚按此極言其易若一梃猶煩制作不
見其易矣制讀爲折後漢書鄧禹傳帝徵禹還敕曰赤
眉無穀自當東來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折梃與折
箠語意相似制折聲近義通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
釋文曰依字應作浙卽其例矣

輿之矣

說十六

三

梁惠王上篇則苗勃然輿之矣愚按之字疑衍文輿矣
與上槁矣相對成文不當有之字

夫我乃行之

梁惠王上篇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愚按也夫二字
當連讀

微仲

梁惠王下篇又有微子微仲按微仲有二說史記宋世
家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謂微仲則微仲乃微子之
弟也禮記檀弓篇微子舍其孫贖而立衍也鄭注曰微
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

上文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爲文王之子則
衍亦微子之子鄭注不誤惟孟子以微子微仲並稱是
同時輔相紂者又似非微子之子竊謂微仲當有二人
微子之弟爲微仲一也其名泄字仲思微子之子亦爲
微仲二也其名衍卽檀弓所謂立衍者也史記宋世家
引家語云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蓋微子弟本名泄
而後人誤以爲卽微子之子故又名衍今家語無一名
泄之文是竟以爲衍矣幸史記所引猶存足證微子之
弟名泄也知此則知鄭注不誤而孟子以微子微仲並
稱亦可無疑然則微子之弟微子之子何以並稱微仲

說十六

十四

曰此後人稱之也微稱其國也仲稱其字也如晉趙氏
之世稱趙孟何足爲異

其閒

公孫丑下篇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趙
注曰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
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閒也愚按如趙氏之
意謂前之王者已往後之王者未來於其中閒必有名
世者出焉名世者與王者先後不相值近解謂是王者
之佐如皋陶稷契伊萊望散之屬則其閒當改作其時
矣此不得舍古注而從近注者也王者五百年而興名

世生於前後王者之間則二百五十年必有名世者矣
下文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當五百歲時竟無王者
興故曰以其數則過矣除去五百歲餘二百餘歲正應
生名世之期故曰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其間二字失解
則下文之意亦皆不可解也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周興七百餘歲竟無王
者何也愚嘗以春秋說之春秋託王于魯魯自伯禽受
封其薨年不見史記徐廣集解引皇甫謐云伯禽以成
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嗣後考公四年煬
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

說十六

五

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
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三十年並見史記魯世家上溯
武王克殷六年而崩下加春秋二百四十年爲五百五
十一年而春秋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定哀之閒文致
太平見王者治定適當周興五百年之後自是以後又
二百餘年是天意固以孔子作春秋爲周興五百年後
之王者而孟子生孔子之後其卽二百五十年應運而
生之名世者乎

公孫衍張儀

滕文公下篇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愚按戰國

之天下惟從橫二說而已從人以蘇秦爲主橫人以張儀爲魁儀秦並稱由來久矣史記亦以蘇秦張儀兩傳相連至楊子雲作法言猶載或人之言曰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從橫言安中國者十餘年景春與之同時乃舍蘇秦而言公孫衍何歟愚謂此自有微意在景春當日未必不舉蘇秦張儀以問及後孟氏之徒筆之於書則削蘇秦而以公孫衍易之蓋戰國之天下所深患者秦也使竟用蘇秦之說六國合力以拒秦則秦可不帝秦不帝而唐虞三代之遺風未必掃地而盡也故論戰國諸游說之士君子於蘇秦猶有取焉妾婦之道以責張儀可也以責蘇秦則竊有未安矣故削蘇秦而以公孫衍易之此愚於無文字中求古人之意也

邪說暴行又作

滕文公下篇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愚按邪說暴行又作六字衍文也邪說暴行四字上文未見乃云又作義不可通一也園囿汙池句緊承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而言著此六字文義隔絕二也疑此六字當在下文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之下蓋世衰道微節已云邪說暴行有作

故此云又作也尋又字之義則此句宜在彼處無疑

先師

離婁上篇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趙注曰譬猶弟子不從師也愚按禮記王制篇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注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然則先師皆已往之人安能親受其命乎趙注不釋先字竊疑先師當作先生古人恆以先生弟子對言論語曰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禮記曲禮篇從於先生正義曰謂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已自處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莊子天下篇曰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管子弟子職篇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是先生弟子古人恆言此本作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生也趙注師字正釋先生字今作受命於先師卽涉趙注而誤

以施四事

離婁下篇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趙注曰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愚按如趙說則禹湯文武卽三代之王也言兼三王足矣何必又言四事乎此當用董仲舒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

紂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蓋董子之意三王之前爲五帝而五帝第一代最尊不數故旣曰五而相復又曰四而相復此言三王者三代之王也四事者四帝之事也當周公時三王爲禹湯文武五帝首黃帝除黃帝不數則爲四帝曰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說詳禮記三王四代唯其師

而往救之

離婁下篇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阮校勘記曰考文古本而下有往字愚按往字

說十六

六

宜補救之二字衍文也上有救之字此不必更言救之矣本作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可也涉下文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句誤衍救之二字考文古本是也校者不刪救之二字而誤刪往字今各本也是也

王使人瞞夫子

離婁下篇王使人瞞夫子愚按此人必精相人之術者相人之術春秋已有之戰國時姑布子卿唐舉之徒輩出其術必盛行荀子所以作非相之篇也

爲不若是恕

萬章上篇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我竭力
耕田其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愚按
此三十六字當一氣讀之我竭力耕田至於我何哉卽
所謂恕也若是卽恕矣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
此舜所以怨慕也古注今注似皆未瞭

子莫

盡心上篇子莫執中趙注曰子莫魯之賢人也愚按子
莫無考趙氏以爲魯人未知何據竊疑卽子牟也漢書
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注曰魏之公子也先莊子
莊子稱之呂氏春秋審爲篇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注曰子牟魏公子
也牟與莫雙聲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
相勉者謂之侔莫是侔與莫聲近義通故子牟亦爲子
莫矣但非魯人與趙注不合

急親賢

盡心上篇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趙注曰仁者
務愛賢也愚按禮記中庸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
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修身以外先以尊賢親親是謂
急親賢蓋仁者固無不愛而親者親之賢者尊之尤其
所急故曰急親賢也親賢二字並列趙解親賢爲愛賢

則但云親賢之爲務可矣不必有急字

丘民

盡心下篇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趙注丘十六井也愚按言民而但舉十六井之民殊爲無義趙注非也丘者空也昭十二年左傳八索九丘張平子說云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空設之也是古以空爲丘漢書楚元王傳之丘嫂孟康注之丘壻其義並爲空丘民之丘與丘嫂丘壻同其義亦爲空蓋古有命民後漢王符傳注引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

說十六

三

者不得衣不得乘是古之民有命與未命之分已命者謂之命民未命者卽謂之丘民民曰丘民猶王曰素王莊子天道扁元聖素王之道注曰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素亦空也廣雅釋詁丘與素並訓空王而無爵謂之素王民而無爵謂之丘民矣得乎丘民對得乎天子言天子至貴也民至賤也然命民猶未極其賤故必極之丘民也愚前著羣經平議讀丘爲區而訓爲小今又爲此說未知就是

堯舜至湯湯至文王

盡心下篇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又曰由湯至於

文王五百有餘歲愚按漢書律歷志夏后氏四百三十二歲加堯七十載舜五十載爲五百五十二歲志又云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去文王五十年又去武王三年爲五百七十六歲餘數太多似與孟子語不合要當以孟子語爲正劉歆秝所推如以魯煬公爲六十年獻公爲五十年與魯世家煬公六年獻公三十二年不合多此七十二年卽與孟子所稱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不合然則其所推夏殷之年亦必有增多者故與孟子所稱五百餘歲不合也疑堯舜至湯湯至文王皆五百年有奇故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余前著湖樓筆談謂孟子此語考之堯舜禹湯皆不合未見及此也

爾雅

綝

爾雅釋詁綝善也郭注未詳愚按說文綝讀若柳凡說文讀若之字不但通其音兼可通其義錢氏潛研堂集言之詳矣方言云自關而西凡物之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閒謂之楸柳齊語也然則此綝字當讀若柳壯大而愛偉之卽善之義也

釋

說十六

五

釋詁釋服也邢疏曰釋者釋去恨怨而服也愚按疏說曲說也此釋字卽上憚字尙書顧命篇王不憚馬本作不釋是經傳有借釋爲憚者爾雅本以詁經故憚釋並訓服矣憚釋並訓服猶永羨並訓長也說文羨下引詩江之羨矣永下引詩江之永矣詩有羨永異文爾雅俱釋之故書有憚釋異文爾雅亦俱釋之矣爾雅中此類甚多如媿假並訓大謚溢並訓靜隕碩並訓下壬任並訓倏皆是也

柯

釋詁柯法也郭注曰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愚按柯

說十六

三

者斧柄不得訓法廣韵七歌古俄切十一字柯娶恕三字相次柯枝柯又斧柯又姓娶女師以教女子恕法也疑柯之訓法從娶字而來說文女部娶女師也杜林說加教於女也加教於女故得訓法變其體則爲恕擬其音則爲柯矣

膝

釋訓膝虛也郭注未詳愚按膝無虛義疑膝之誤字膝之或體作凌周禮凌人令斬冰三其凌鄭注曰凌冰室也冰室必中虛故得訓虛矣周禮賈疏曰三其凌者凌謂冰室之中三倍納冰是賈意凌爲冰不爲冰室詩正

義云凌冰一物既云斬冰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爲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是孔意亦依違其閒愚謂既云斬冰又云三其凌分別言之凌自是冰室且三其凌者視冰室所容而三之也若云三其冰則以何爲節乎鄭注自塙不得以疏疑注也

言

釋詁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注於哉之言三字均未詳愚按說文哉言之閒也之與哉並語辭然則之亦言之閒也如詩云假哉天命昭哉嗣服以哉字爲閒也

說十六

三

麟之趾麟之角以之字爲閒也詩中言字毛傳鄭箋每訓爲我然盲告師氏言采其蕨之類訓我尙可通至如寤言不寐爲寤我不寐弋言加之爲弋我加之薄言歸沐爲薄我歸沐永言保之爲永我保之實屬不辭疑三家詩有訓爲語辭者故爾雅以言與哉之並訓爲閒皆卽說文所謂言之閒也

於

釋詁於代也郭注未詳愚按上文爰於也於與爰古字通爰有易義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服注曰爰易也於之訓代猶爰之訓易矣此與平議說異兩存

之

衛

釋詁衛蹶假嘉也郭注衛蹶均未詳近儒邵氏晉涵作爾雅正義引良士蹶蹶以說蹶字至衛字則以為通作偉引莊子偉哉造物淮南子偉哉造化以說之而錢氏大昕又以為衛當作禕朱氏駿聲又以為衛當作躔愚按說文衛本不從韋得聲即從段注之說以為韋亦聲而凡從韋得聲之字如偉如禕如躔皆以為此經之衛字恐說經太易矣今按爾雅衛蹶連文衛蹶實同部字釋木云蹶泄苦棗釋文云蹶本亦作躓廣韻十三祭有

說十六

音

躓字引爾雅云躓洩苦棗亦作蹶然則躓蹶二字音義俱同爾雅亦並存之疑古本作躓蹶假嘉也躓字經典罕見寫者竟作衛字乃成今本諸家各以意說恐均非是

龕

釋言洵龕也郭注未詳愚按龕者說文以為龍貌其字大小徐本皆從龍從合而近來講小學者皆以為宜從今聲其實合聲今聲同在段氏第七部何必今是而合非也詩酌篇長發篇毛傳曰龍和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鄭注曰合同也此字從龍從合有和同之意上云洵

均也郭注曰謂調均調均則和同故又訓龕矣方言曰龕受也廣雅釋詁曰龕盛也和同則能容物故有盛受之義與調均之義亦復不遠

兄妻爲嫂弟妻爲婦

釋親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愚按此經有可疑者禮曲禮篇嫂叔不通問是嫂之稱通乎男子而此獨言女子一可疑也儀禮喪服傳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子夏此傳極言以弟妻爲婦

說十六

蓋

之不可弟之妻不可爲婦猶兄之妻不可爲母也鄭注未得傳意令爾雅果有此文則周公制禮有定名矣子夏何以云爾乎二可疑也竊疑此經本作女子謂兄弟之妻爲嫂蓋嫂是尊稱故男子惟於兄妻稱之弟妻卑幼不復爲之名但曰弟之妻而已然男子於弟之妻本是疏外無稱可也女子則同在室中朝夕相見不容無稱其於兄之妻已從男子稱之爲嫂矣弟之妻將何稱姑從謙退之義亦稱曰嫂此雖無可證而有可引之例下文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妯娌夫婦人坐依夫齒長婦稚婦自以夫之長幼言方與下文長

婦爲嫡婦一例乃成十一年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爲
妣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妣皆呼稚
婦爲妣何也蓋嫡婦妣雖有正名而婦道宜自卑抑
則雖稚婦亦以妣呼之故成十六年杜注曰昆弟之妻
相謂爲妣正義引賈逵鄭康成說皆同女子於夫弟之
妻可呼爲妣然則於弟之妻何不可呼爲嫂乎後人不
知此經專爲女子而發乃疑弟妻不可稱嫂妄爲改易
然嫂之稱不專屬女子弟妻稱婦又顯與子夏傳違是
不可不爲訂正也

九達謂之達

說十六

三

釋宮九達謂之達郭注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愚按自
一達至九達郭氏皆以爲道路歧出之名杜預注左傳
云達道方九軌也隱十一年正義云李巡注爾雅亦取
並軌之義是此經李郭說異也郭說世多從之其實難
通今有路東西南北歧出如俗所謂十字街者亦止四
達而已無可復加矣使行里許又有如前之十字街者
不能并前數之而謂之八達也又安得至於九乎方軌
之說則周禮經塗九軌不名謂達詩正義已駁之矣今
按文選西都賦云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西京
賦云旁開三門參塗夷庭薛綜注曰一面三門門三道

故云參塗然則欲稽道路之名先定城門之制竊謂天子十二門每一面各三門考工記匠人所謂方九里旁三門者也諸侯則九門南面三門餘三面各二門僖二十年左傳正義曰魯城南面三門定八年左傳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杜注曰魯東城之北門東門有上下明西門北門亦有上下矣此諸侯九門之證也爾雅此經所說蓋是諸侯之制人君宮室宗廟社稷必居正中其外四面皆大達於九門無所不達故曰九達謂之達子都自大宮逐潁考叔至于達路此自內而出至于達也楚子入自皇門至于達路此自外而入至于達

說十六

七

也至達則偏近宮室故鄭伯肉袒牽羊於此逆楚子也達路四面環繞南北橫東西縱矣其南面三門餘三面各二門皆有路以達於達而每路又自有路以通往來其在東西北三面者卽爲二達以其所達之路惟二也其在南面者卽爲三達以其所達之路有三也其由東面通於北面者卽爲四達由北面通於西面者亦爲四達以其所達之路有四也其由東面通於南面者卽爲五達由南面通於西面者亦爲五達以其所達之路有五也其一路而東西北皆通者卽爲六達以其所達之路有六也其一路而東西南皆通者卽爲七達以其所

達之路有七也其或有路環繞四周惟一路不通卽爲八達此等皆歧塗旁出故其命名或曰旁或曰驂矣然道路亦各隨形勢之便非必每國皆具此九名爾雅備其制耳

羆

釋器羆罟謂之羆罟按羆不須罟此羆必謂野羆也山海經竹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羆郭注曰狙豬也夾髀有羆豪長數尺能以脊上豪射物吳楚呼爲羆豬此所云羆必是此類以其有羆豬之名故製字卽從网從羆矣

米者

說十六

天

釋器米者謂之粝郭注曰飯中有腥愚按米者二字義不可通此與上擣者謂之糲相對成義疑當作粝者謂之粝說文米部粝糲粝散之也上句擣者謂太黏著失之過熟此句粝者謂太渙散失之過生今作米者粝之壞字也說文云炊米者謂之粝蓋本作粝者謂之粝誤分作二字則爲殺米又誤殺爲炊則爲炊米矣

火田爲狩

釋天宵田爲獠火田爲狩愚按詩伐檀篇不狩不獵鄭箋云冬獵曰狩宵田曰臘是鄭所據本作宵田爲獵與

今本異下句火田爲狩亦疑與今本不同使如今本則鄭旣引宵田爲獵以釋獵字何不引火田爲狩以釋狩字而必引上冬獵之文乎愚謂鄭所讀爾雅蓋作宵田爲獵火田爲獠獠者燎之段字詩正義引郭注曰獠猶燎也得其字矣尙書盤庚篇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此正謂火田也因宵田爲獵或有作宵田爲狩者狩與獵固通稱也傳寫錯誤宵田火田互易其名而獵又通作狩遂作宵田爲獠火田爲狩矣

宛丘

釋丘宛中宛丘郭注曰宛謂中央隆高疏曰毛傳云四

說十六

堯

方高中央下郭氏以爲中央高者下云丘上有丘爲宛丘言丘上有丘非中央隆高而何此所以不從先儒也愚按宛中宛丘自當從毛義宛與盪聲同說文皿部盪小盂也此丘四方高中央下其形如盪故謂之宛丘上文云如覆敦者敦丘彼如覆敦此如仰孟正一例矣至下文丘上有丘爲宛丘當作韞丘韓詩外傳陳之富人觴于韞丘之土卽陳風之宛丘也韞猶蘊也說文艸部蘊積也丘上有丘兩丘相積故爲蘊丘字亦作蘊方言蘊崇也丘上有丘則崇矣此與宛中義正相反古字假借兩丘皆作宛字遂不可別毛傳以陳之韞丘爲卽宛

中宛正亦似失之矣

釋山宛中隆與釋正宛中同義謂中央下也中央下何以謂之隆此隆字乃降之段字尙書大傳夏傳云降谷元玉鄭注曰降讀如麗降之降或作函谷困學紀聞引大傳作隆谷蓋隆與降古音同耳鄭謂或作函谷函有含容之義則其爲降谷而非隆谷明矣此經宛中隆卽宛中降也疑卽書傳之降谷實卽函谷矣

眾秬

釋草衆稷眾秬愚按秬爲稷之黏者說文有明文矣惟徧考書傳從無以眾爲秬者釋文音終亦未知何義疑

說十六

三

此眾字乃粟字之誤粟本諸穀之大名說文云嘉穀實也乃後世以稷專其名桓二年左傳正義引舍人注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齊民要術引孫炎注同是必從古相傳之說蓋稷爲五穀之長故得專粟名也然稷有二種不黏者爲稷黏者爲秬秬視稷尤美爾雅故區別其名其稷但謂之粢而以粟之名專歸稷之黏者故曰粢稷粟秬釋文云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蓋在下品者粢稷在中品者粟秬學者以粟爲稷則陶隱居分別二品莫知其故夫

垂比葉

釋草垂比葉郭注未詳愚按疑卽萎蕤也垂字從艸說
文艸部艸艸木華葉艸象形艸部蕤艸木華垂兒是一
字義本相同聲亦相近故萎蕤卽名垂矣李時珍本草
綱目曰其根橫生似黃精差小黃白色性柔多鬚其葉
如竹兩兩相植如李氏所說性柔宜有垂名葉兩兩相
植宜有比葉之名其爲萎蕤無疑矣惟上文熒委萎說
者謂卽萎蕤似不應重然神農本草經但有女萎無萎
蕤名醫別錄始有萎蕤陶隱居以爲是一物蘇恭以爲
是二物爾雅兩出之或一而二者乎

棗壺棗

說十六

三

釋木棗壺棗疏曰棗者目諸棗也愚按上言桃李並不
標桃李字字爲目則此棗字非目語棗也蓋壺棗在諸
棗之中最美古人凡用棗皆凡此棗故壺棗得專棗名
也說文束部棗羊棗也者疑之玉篇改作果名廣韻
亦然不知許君原文本從爾雅作棗壺棗也後人罕聞
壺棗習聞羊棗四改爲羊棗遂與雅義違矣

燕

釋鳥燕白脰鳥愚按說文燕元鳥也則燕卽下文之燕
燕鳥從古至今未聞異說今依雅義則燕爲白脰鳥之
專名而元鳥必重言燕燕不得單言燕矣此義殊有可

疑小爾雅廣鳥云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疑此經奪一鳥字當作燕鳥白脰鳥小爾雅卽本此耳下云燕燕卽重言燕燕者正以別於燕鳥因鳥亦有燕名故曰燕燕明彼燕是鳥此燕是燕也不然詩人重言燕燕以成文耳爾雅正名百物何必重言之乎

其迹速

釋獸鹿牡麋牝麀其子麋其跡速阮氏校勘記曰速當作速說文速爲迹籀文廣雅躔疎解亢跡也正釋爾雅曹憲音疎爲匹迹速與疎同愚謂此說非是釋文出麋字云素卜反本又作速是陸氏所據本作麋說文鹿部

說十六

三

有躔字云鹿迹也從鹿速聲桑谷切是從速聲非從速聲也說文辵部迹從辵亦聲重文速曰篆文從束音資昔切則非麋象所從之速明矣今改爾雅作速以求合說文辵部而顯違說文鹿部未見其得也且如其說速卽迹也其迹速是其迹迹也以文義言豈可通乎宜從舊字舊讀爲是

鼯鼠

釋獸鼯鼠身長須而賊釋文音古闕反又下文鼠屬有鼯鼠釋文亦音古闕反是謂二字同字同音又引郭音現戶狄反則異音矣竊謂當從郭音惟其字亦非一字

據廣韻二十三錫有覬字古闐切引爾雅覬鼠身長須而賊此前之覬鼠其字從異者也又有覬鼠音胡狄切與覬同音但云鼠名此後之覬鼠其字從頁者也依此爲前後兩鼠之別庶幾得之

其子狗

釋獸熊虎醜其子狗愚按熊虎之子似不應謂之狗玉篇豸部廣韻四十五厚並有狗字注曰熊虎之子而狗下皆無熊虎子之說疑古本爾雅是狗非狗不得因狗字不見說文而遂疑其非古字也釋畜篇狗屬云未成豪狗又牛屬云其子犢郭注云今青州呼犢爲狗是犬

說十六

三

之小者謂之狗牛之小者謂之狗熊虎之小者謂之狗其字皆從句聲而其形各異今熊虎之子亦作狗則與未成豪之狗無別矣說文狗叩也蓋以聲爲義廣韻四十五厚苦后切有狗字與叩同音云健也疑狗狗三字皆從狗字之義蓋以其子初生卽已壯健故被斯名耳

駮駮驪牡

釋畜駮駮驪牡元駒衷驂按釋文駮駮頻忍反下同是陸氏所據本作駮駮驪牡阮氏校勘記從之引經義雜記曰駮古讀若驪故爾雅以駮駮釋詩駮駮然此說非

也爾雅乃正名百物之書非如釋名之專以聲訓者駮爲馬七尺以上之名驪爲馬深黑色之名二字義別詩言駮牝雅何得釋之爲驪牝乎爾雅疏云鄭康成注檀弓引此文云駮牝驪牝元謂七尺曰駮牝者色驪牝者色元與郭異又按鄭注夏官廋人引爾雅此文賈疏曰駮中所有牝則驪色牝則元色兼有駒裏驂是鄭以駮字爲句牝驪牝元爲句駒裏驂爲句駒裏驂猶言其子裏驂也以文義言鄭勝於郭釋文又云孫注改上駮牝爲牝讀與郭異蓋陸所據本是駮牝驪牝改上駮牝爲牝則是駮牝驪牝矣疑孫讀卽與鄭同但互易其牝牝鄭本駮牝驪牝元孫本駮牝驪牝元未知古本爾雅究何如耳要之此文句讀總以鄭爲得駮爲七反以上之馬與常種異故牝者多驪色牝者多元色記其異也

